

我 的 二 〇 一 二

○张 彦（1945 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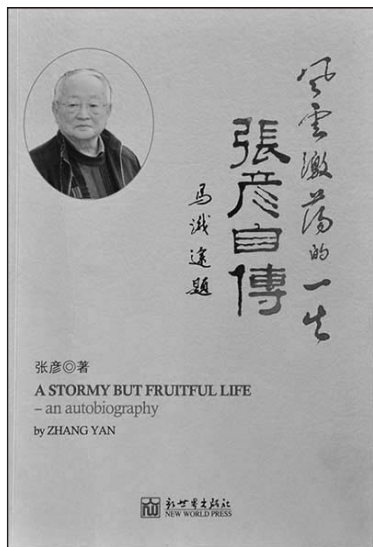
刚刚过去的 2012，对于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一年，我度过了一个十分红火的九十大寿，但这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每年过生日，已经习惯于与家人团聚吃顿美味庆祝一番，大家高兴高兴就是了。没有想到，今年却在我生日 5 月 20 日之前早早地就惊动了上上下下不少人。我所属的单位国家外文局和《今日中国》杂志社的领导，十分重视我的九十寿辰。生日前，周明伟局长这样一个大忙人竟亲自登门祝寿，并且慷慨地让我选择局里的出版社为我出版自传。为了我的生日，还隆重地举

行了祝寿大会，局社领导和我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在鸿宾楼举行了寿宴。

紧接着，出版自传的事提上了日程。我已有部分存稿，但是还有一半的新稿有待执笔。于是，就不得不日夜兼程地赶稿。6 月 1 日，新世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世林同志第一次上门，我们谈得十分默契，并且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从此，我们除了共同研究如何把书出好，还高谈阔论天下大事。经过反复磋商，加上设计和印刷的密切配合，一本相当端庄大气的《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终于在 8 月 18 日诞生了。经过新世界出版社举行的新书发布会，通过媒体的介绍，这本自传就此走向社会。我也感到，终于了了一个心愿。

没有想到，新书问世后不久就迎来了各方的好评。有的书评认为：“自传的最大特色，正是把自己摆到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变化中，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作、所为，写出了自己如何与祖国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他奋斗一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如一，昂然向上，没有消沉，没有牢骚。”在网上，一位在建筑和历史两个领域都具有高水平的学者说：“这是一本罕见的好书”，并把它列入他在网上发行的杂志里，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一位老朋友写信告诉我：



《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封面

□ 荷花池

“我一口气接连不断地读了两天，很感动。感到很亲切，很温暖，从中得到很多启迪。你对理想主义的不懈追求和激情，将激励我们在令人失望的现实面前也不止步。”这些反馈给了我极大鼓舞。为《自传》作序的107岁智慧老人周有光认为这是“时代的历史缩影”。“每当历史掀起冲天的高浪，他都站在浪尖上”。98岁的老作家马识途不仅为之作序：“有志者，事竟成”，还以他特有的书法风格题写了书名。10月初，赶上我的美国好友悌思来访，于是就托她带了几十本去美国，由小彦和小虹替我分寄我的中美友人。

7月，小彦带了他的两个儿子（23岁已参加工作的博远和18岁即将上大学的凯文）回来探亲寻根。首先，我和他们一起去了成都——我的诞生地。收获非常丰富多彩，让他们从此明白自己的家最早是从哪儿来的，见了许许多多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家人面孔，吃到了他们从未尝过的四川美味。还有幸第一次见到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而这个执笔者还是著名的书法家马识途。寻根的另一端是小彦母亲的裴家，1949年后他们就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往海那边的台湾。他们意外地发现，那里保存的中国传统文化遗迹比新中国这边更多一些。这样，他们看到了更全面的中国。对于这次寻根之旅，我觉得很有意思，顺手写了篇杂记《寻根纪实》，没有想到居然还受到一些人的青睐，竟被《今日中国》中文版拿去刊出，只是主编给改了个引人入胜的题

目《我带“游子”去寻根》。

10月，小彦二次回北京，主要是应邀参加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的关于“大数据”的座谈会，他们是希望进一步了解国内这方面的进展，以便探索将来相互合作的可能性。为了促进他与家人亲戚的联系，我特意安排他在过香港时与四舅的女儿乐年、儿子兆年聚会，将邹张两家失散多年的关系重新联系起来。同时，在北京还组织了一次大型聚餐，以加强他们第二代之间的联系。

在孩子中，蓓利与她的奶奶相处最长，感情也最深。她主动写了篇《我的奶奶》，十分感人，姑姑叔叔看了都很赞赏。我把它寄给了《中国妇女》杂志，居然被刊用了，还配了一张她十几年前第一次带着她的女儿苏珊回来看望奶奶时的巨幅照片。无疑，这将对她的一个极大的鼓舞。

今年是中国的前总理周恩来与破冰之旅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握手40周年。周恩来的亲属成立的“周恩来和平研究院”在对外友协的和平宫举行了两场欢庆晚会，纪念这个改变世界功不可没的历史



在成都与老友马识途学长（左）相聚

性握手，我应邀参加并发言，表达了我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敬佩和怀念。事后，我将它形成了文章《周恩来——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无独有巧，我在阅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报告时，才知道当年为尼克松与毛泽东谈话当翻译的竟是傅立民（CHAS FREEMAN）。他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我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时和我们经常打交道的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负责人，而且我们已经成为好友，只是彼此失去了联系。于是，我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小彦，他经过搜索居然找到了他，并且恢复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彼此都感到无比庆幸，小彦不久将去华盛顿看望他。

今年又是西南联大成立75周年，在三个母校之一的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事前，香港的凤凰卫视特别把我们这些还幸存的联大老校友请到演播室去谈感想，录制了十集电视片《满江红》。一所只存在过八年多的战时大学，何以在几十年后又拿出来谈事？看来，这个敏感的电视台是想以古论今，针砭当下高等教育的时弊。用心良苦，但是效果如何呢？

11月22日，去局里听周局长传达十八大，我被礼遇地安排在第一排中间就坐。我突然眼前一亮，这不是1956年我向全局传达八大的同一个礼堂吗！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中国都变得不认得了。在中国的体制下，共产党的每届大会仍然是众所关注的目标，因为它将告诉你中国今后将向何处去，尤其是面临着危机四伏的今天，十八大尤其为世界所注目。可以想见，这次大会里错综复杂的搏

斗，所幸最后的结果还是给人亮出了一线曙光：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将昂首阔步前进。

满庭芳 丰碑永驻

——纪念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七十五周年

○徐友春（1970 精仪）

秋爽菊香，耄耋群聚，共贺华诞临门。七十五载，伟业励忠魂。筮负昆明建校，中兴业、联大耕耘。茅屋陋，大师严谨，传业授知欣。

丰碑。缘此故、艰难环境，造就鹏鲲。秉刚毅坚卓，名校长存。崇尚爱国奉献，栋梁育、桃李芳芬。朝前迈，传承薪火，无愧对子孙。

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上课，这一天后被定为西南联大校庆日。

2012年11月3日